

定州历史文化丛书

雪浪石

谢 飞 夏文峰 编著



文物出版社

定州历史文化丛书

雪浪石

谢 飞 夏文峰 编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浪石 / 谢飞, 夏文峰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010-5689-7

I. ①雪… II. ①谢… ②夏… III. ①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3130号

雪浪石

编 著: 谢 飞 夏文峰

封面题字: 张守中

责任编辑: 李 莉

责任印制: 苏 林

封面设计: 杨婧飞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5689-7

定 价: 98.00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目 录

前言001

第一章 雪浪石007

第二章 雪浪石诗文023

第三章 雪浪石诗文碑刻096

第四章 雪浪石盆铭133

第五章 雪浪石图149

第六章 雪浪石、盆真贋辨160

第七章 苏轼赏石经历169

第八章 苏轼赏石地位224

第九章 雪浪石文化价值239

第十章 建设《东坡文化园区》设想246

后记250

前言

河北定州，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商周系王朝方国，战国至汉代为中山国都城，南北朝为民族融合复地，“唐以易定为巨镇制河北贼，宋以中山为北府备辽”。在现存灿若星河的文物古迹中，雪浪石以名石、名人、名诗、名园相映衬，成为定州历史文化之奇葩，文化遗产之瑰宝。

一 雪浪石

雪浪石，又称东坡雪浪石、前雪浪石。雪浪石是苏轼之作品，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堪称中华第一名石。苏轼知定州期间，亲自发现，亲自命名，亲自歌咏，亲自营造，使之成为自宋代以来中国赏石文化之盛事。北宋元祐八年，苏轼权知定州，时年五十八岁。他于当年十月到定州任，月末在州衙后圃得黑石白脉奇石，命名为雪浪石，置于书房前，号雪浪斋。苏轼还亲自到曲阳，定做汉白玉雪浪石盆，将雪浪石置于盆中，激水其上，观赏雪浪翻滚之纹理变化和雄姿。苏轼命好友、同僚滕希靖赋《雪浪石》诗，苏轼次韵。绍圣元年四月辛酉日，苏轼作《雪浪斋铭》，并将其铭刻于芙蓉盆口沿上。

今天，雪浪石仍被放置在定州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八六四零部队医院内的雪浪亭中。这里是北宋初年中国北方第一个公园，即众春园的故址，现存格局系大清帝国乾隆皇帝钦定。

雪浪石形体浑圆，无棱角，经河流冲滚磨蚀，应来自附近的河床。雪浪石母岩的学名称为混合岩化片麻岩，物质来自地核深处，历经高温高压等变质作用，致使组成岩石的物质发生分异。雪浪石的成分以黑色的基性物质为主，白色的酸性物质成脉状分布，形成自然奇妙纹理，状若流水潺潺，雪浪翻滚，巧夺天工。这种岩石形成于数十亿年的太古代，异常古老，石质坚硬，构成了太行山的基本骨架，和泰山石同为一品。

在中国，有雪浪石之称的景观石共计五块。其中定州两块，即清乾隆帝所题前雪浪石

和后雪浪石。据乾隆帝考证，定州的前雪浪石为真品，后雪浪石为赝品。定州之外，还有三块雪浪石，其中，镇江金山寺有两块，被当做金山寺镇寺之宝，一块叫大雪浪石，一块叫小雪浪石。石上都有题记。在南京瞻园也有一块雪浪石，有东坡居士题刻。据考，这三块雪浪石或因形状不似，或因石质有别，题刻不当，都与东坡雪浪石差之千里，只不过是因苏轼名扬天下，雪浪石名气贯中，为后世附会而已。

二 苏轼爱石

苏轼既是大文豪，也是赏石名家。他酷爱奇石，从幼童直至离世，其一生都在寻石、品石、赏石和咏石。苏轼的赏石，有其鲜活诱人的故事，无不显示其旷世卓绝的赏石奇才。只有他才能补充完善石痴米芾所提出的皱、瘦、漏、透赏石标准。苏轼画龙点睛，在其后添加一丑字，奇丑为美。郑板桥在《板桥题画兰竹》中说：“东坡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妙也，东坡胸次，其造化之炉冶乎，爰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苏轼一生爱石，咏石，藏石。他的作品，自宋以来流传下来的石谱中多有著录，在中国赏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苏轼极具创造性，地位无可动摇。

苏轼十二岁时，与表兄弟们在宅院中玩耍，挖到了一块奇石。该石形似鱼状，晶莹光泽，绿色条纹精美，叩之铿然。父亲苏洵也很喜爱，做成砚台，曰天石砚，刻铭赠与苏轼。作为文人必备用品，这块宝砚伴随苏轼三十八载，经历了进士及第，签书凤翔府判官，除判登闻鼓院，权开封府推官，倅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得罪贬谪黄州等风风雨雨，助他成为旷世英才。宋元丰七年，苏轼将此宝物赠给其子苏迟、苏过，时年四十九岁。

宋元丰五年，苏轼首创的以怪石供佛印影响极大，载入了赏石文化之史册。那时，苏轼谪居黄州，怪石来自赤壁附近，《怪石供》作于东坡雪堂。苏轼在江边采得红黄白色美石二百九十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等。苏轼将怪石放入古铜盆，注水灿然。恰巧庐山佛印禅师派人看望苏轼，遂送以为供。苏轼有文记之：“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禅师，而力不能辨衣服饮食卧具者，皆得以净水注石为供，盖自苏子瞻始。”

宋元丰八年，苏轼权知登州。他自常州启程，在赴登州舟中作《醉道士石诗》。苏轼到达登州，登临蓬莱阁，在海滩寻捡奇石。他说：“文登蓬莱阁下，石壁千丈，为海浪所战，时有碎裂，淘洒岁久，皆圆熟可爱，土人谓此弹子涡也。取数百枚以养石菖蒲，且作诗遗垂慈堂老人。”在诗中，勃发出“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置之盆盎中，日与

山海对”的名句。

苏轼自己非常珍爱的奇石之一为仇池石，赴定守年前得自扬州，苏轼赞其“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既有雄伟壮观之感，又有玲珑剔透之形。苏轼围绕仇池石，也营造了一场诗文荟萃。仅从其诗中便可了解到，苏轼视其为“希代之宝”。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轼欲以石易画，晋卿难之。钱穆父欲兼取二物，蒋颖叔欲焚画碎石。这些诗文游戏，使得仇池石光芒四射。

苏轼贬离定州南下，过湖口，见湖口人李正臣所存异石九峰，玲珑宛转，想以百金买得，与自己心爱的仇池石为伴，遂命名为“壶中九华”。无耐在南贬途中，只好作壶中九华诗纪之。八年之后，即建中靖国元年，苏轼渡海北归，复过湖口，异石无存，甚为惋惜，和诗前韵自解。不久，苏轼与世长辞。次年，黄庭坚来湖口，见李正臣和苏轼诗。壶中九华没有见到，苏轼已离开人间。黄庭坚“感叹不足，因次前韵”，以诗铭记。

苏轼自幼年至逝世五十余年中，与石结缘，以石会友，以诗文石，仅雪浪石而言，历朝历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歌咏雪浪石者不下五十篇章。

三 石之兴衰

唐宋之际，中国赏石文化步入集大成时期，成为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精粹。无石不雅是士大夫和文人雅士奢望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意境的最大崇尚。苏轼作为文学巨匠，赏石大师，定州太守，新到任上，营造这一赏石文化盛事理所当然。

苏轼立石作诗不久，便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他还与好友联系，索要和诗，一时，围绕雪浪石的诗作纷纷扬扬，保存至今的诗文有其胞弟苏辙的《和子瞻雪浪斋》、诗友张耒的《和定州端明雪浪斋》、秦观的《雪浪石》、晁补之的《次韵苏门下寄题雪浪石》、道潜的《次韵苏端明定武雪浪斋》和李之仪的《次韵东坡所和滕希靖雪浪石诗、古律各一》等诗作。

此后，雪浪石伴随着苏轼的贬谪和朝代演替、文化兴衰，时而文人汇聚，诗文沸扬，璀璨发光，时而清冷萧瑟，被人忘却，没入蒿莱。

绍圣元年，苏轼涉党争走上了一贬再贬，直至海外的谪居生活。而中山后政因东坡迁谪，雪浪之名亦废而不问。直至七年后的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奉召北归，定州州守张芸叟才葺治雪浪斋，重安盆石，欲作诗寄苏轼时，却获其与世长辞的噩耗。张芸叟《苏子瞻哀辞》云：“我守中山，乃公旧国。雪浪高斋，于焉食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贤阅古，皆经贬逐。玉井芙蓉，一切牵复。词曰：‘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却怜坚重质，

不减浪花痕。满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归北，万里一招魂。”逝世二三十年后，元祐党人纷纷翻案，苏轼也得以昭雪。雪浪石仍以芙蓉盆盛之，立于定州文庙前，还被录入杜绾《云林石谱》。

金元时期，有关雪浪石的记载较少。但知雪浪石与芙蓉盆仍立于中山府学讲堂前，与雪浪石图刻碑并唐王维画竹碑一并存放。元末明初，雪浪石、盆倒塌被掩埋。明万历八年，真定县令郭衢阶至定州，于土中发现雪浪石盆。万历十五年，知州唐祥兴又挖出雪浪石，雪浪石、盆得以重见天日。

明清以来，围绕雪浪石的文化氛围逐渐增强，诗文歌咏热潮频频出现。这时的特点是，定州官民把雪浪石与对苏轼的祭祀、怀念融为一体，韩苏祠、苏祠和雪浪斋、雪浪石移入众春园，供人思念、观瞻。如此，才体现出集名石、名人、名诗、名园为一体的雪浪石文化现象。

众春园位于今定州市区的东北隅，始建于宋初太宗时期，是历经千年的古典园林，为州守李昭亮创建。北宋仁宗皇祐年间，知州韩琦“复完而兴之”，“总而名之曰众春园”。众春园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公园，是控扼契丹的边陲重镇军、政、民期盼“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载体，也是吸引历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歌咏定州，歌咏苏轼，歌咏雪浪石的文化园地。万历十六年，唐祥兴对众春园进行了重建，设以台池，蒔以花木，蔚葱掩映，复现了名园胜迹。明代，雪浪石还没有迁入众春园，从明万历四十四年定州学正，有“万历间岭南第一才子”之称的韩上桂所作《仰苏亭赋（并序）》一文可知，雪浪石还在文庙。

清代是雪浪石最为辉煌的时期，康熙四十一年，州守韩逢庥大兴土木，对众春园进行了全面修缮，新建雪浪斋，并移雪浪石、盆置斋前。同年，圣祖仁皇帝西巡，驻跸众春园。自此，众春园成为皇家行宫。乾隆三十一年，高宗纯皇帝命将临城发现的雪浪石移入定州众春园，做芙蓉盆，立于东坡雪浪石之后，御题为前雪浪石和后雪浪石。光绪十四年，前雪浪石的雪浪亭已倾倒塌落，定州大儒、富豪，曾历十余年，费金巨万，完成畿辅丛书之刻的王灏，燕集贤达于定州，捐银重修了雪浪亭。

1952年，党和政府对雪浪亭进行修缮，前、后雪浪石得到保护。是年，毛泽东主席考察定州，自火车站驱车直奔众春园，他详察了雪浪石，并给随同和地方官员解读了雪浪石盆唇部的雪浪石铭。1967年，众春园旧址改建为部队医院，雪浪石、雪浪亭安然静卧于院内。

四 乾隆情怀

乾隆皇帝不仅是大清帝国之帝，还是诗人、石癖，很有文化气息的文人。颐和园的名

石“青芝岫”就是他的杰作。青芝岫色泽青润，形似灵芝，产于房山。此石为米芾后裔，明代米万钟最早发现，他如获至宝，倾尽家财也没有运回宅第，因此被称为“败家石”。乾隆帝西陵祭祖，找到此石，运达青漪园乐寿堂院内，命名为青芝岫，咏诗作乐。由于青芝岫石体巨大，运输极度困难，还需破门而入，耗资难以计数。孝端皇太后知道后，十分不快，觉得此石既败米家，又破我门，原名不祥。

乾隆帝赏石故事很多，其中对雪浪石的研究、考证、保护、歌咏、摹画、题刻为最，开启了歌咏雪浪石又一赏石文化盛事。据《直隶定州志》载：乾隆丙寅（十一年），高宗纯皇帝巡幸五台，十月驻蹕定州众春园。用苏轼原韵御题雪浪石诗二章，定州览古一章。命张若霭图画雪浪石，再叠前韵一章。乾隆庚午（十五年），皇帝南巡，九月驻蹕定州众春园。叠苏轼原韵咏雪浪石诗二章，和苏刻石盆诗韵一章。次日起銮，作晓发定州一律。九月回銮驻蹕，和苏盆、石诗次原韵，又题雪浪石五叠前韵，再咏雪浪石一律。乾隆辛巳（二十六年），皇帝巡五台回銮驻蹕众春园。叠苏刻石盆诗韵，题雪浪石六叠前韵，又咏韩苏诗一章。乾隆丙午（三十一年），皇帝诏移置后雪浪石于雪浪斋，并御制《雪浪石记》志其始末。乾隆辛丑（四十六年），皇帝巡幸五台，回銮驻蹕众春园，御制雪浪石再叠前韵一章，题雪浪石七叠前韵一章，咏雪浪石七律一首。乾隆丙午（五十一年）三月，皇帝由五台回銮驻蹕众春园，御制雪浪石八叠前韵一章，咏韩苏甲乙一章，四叠苏刻盆石诗韵一章，复题众春园雪浪斋一首。清乾隆壬子（五十七年），西巡过中山，摩挲二石，吟诗并作雪浪石真伪考辨文《雪浪石后记》。上述诗文均勒石嵌壁，存于御碑亭内。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自十一至五十七年的四十七年中，亲眼鉴赏雪浪石六次，作诗十多首。其中有八叠雪浪石诗，四叠雪浪石铭，二记雪浪石。乾隆的作品，在定州大都留有御题刻石，极其珍贵。乾隆皇帝还三次携宫廷画师摹画雪浪石，成画四幅，其一由宫廷大师张若霭画的《雪浪石图》存于承德离宫博物馆，另外三幅存故宫博物院，画面多有乾隆皇帝、画师或名臣的题跋。

对雪浪石的研究、考证和保护唯乾隆皇帝莫属。乾隆三十一年，赵州牧李文耀在临城获一湖石，“掘土剔苔，沃之以水，而石之上宛露雪浪二篆题”。此石有“雪浪”题记，当为石名，应称雪浪石。定州有雪浪石，临城又出现了雪浪石，着实令人困惑。李文耀报告直隶总督方观成，方总督奏请移置苑囿以供，高宗皇帝认为不当，命“东坡之石宜置之东坡之雪浪斋”。因此，他将东坡雪浪石题铭曰“前雪浪石”，将临城者题铭“后雪浪石”。两者都被盛以芙蓉盆，前后放置。重要的是，现今前、后雪浪石的保存格局，是由乾隆皇帝

钦定的。经他考证，临城者“盖自康熙初年有临城令宋广业者，自定州移此石于彼，建亭凿池，诗酒其间，而有中山一片石之句”。他认为：东坡之石宜以东坡之诗为准，东坡之诗称其原为炮石，而临城者有一片石之称，故当以定州者为真。若依石之“石间奔流”的纹饰判断，则临城者为真，从而得出模棱两可的认识。乾隆五十七年，高宗皇帝八叠雪浪石诗后，对雪浪石的真伪再次考辨，确认“无字者为真，有字者为贗也”，最终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五 文化品牌

2014年，我参加定州中山文化研讨会。我认为对定州深厚的历史文化而言，雪浪石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是很高的，《东坡赏石艺术苑》建设是有众春园为依托的，苏东坡及其家族的名气是惊人的，赏石文化是蓬勃向上的，是能够形成文化产业的。我强调，如果要寻找定州历史文化名片的话，苏东坡与雪浪石的发掘、研究、展示才是最响亮的一个文化品牌，才能形成影响全国的文化产业，才能在全国唱响定州。

今年，我又参加了定州中山文化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会上我建议，定州应培育打造以东坡名人、名诗、名石、名园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旅游点，打造东坡文化旅游园区，发掘培育民俗文化视点，形成以东坡文化、赏石文化、酒（东坡松醪酒）文化、缣丝文化、秧歌文化等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园区。提升以定州塔、贡院、文庙、大道观、清真寺、晏阳初故居等古建筑群的文化景观及环境水平。提高古城街区改造品味，确立定州博物馆的精品意识和理念。提高扩大现有农业休闲观光旅游景点影响力。打造以东坡文化为品牌，赏石文化为引领，以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建筑、馆藏文物、博物馆和农业观光旅游为辅的定州文化生态旅游产业。

东坡文化不仅是定州，也是河北的文化名片。苏轼自称赵郡苏轼，苏辙也将平生之作称《栾城集》。因为，“苏自栾城，西宅于眉”。眉山苏氏系大唐宰相栾城苏味道之后，栾城系三苏发祥地。苏氏与河北渊源深厚，苏洵曾为文安县主簿，苏轼任定州知州，苏轼长子苏迈曾任雄州推官、河间令，三子苏过权中山通判。苏辙之子苏迟曾任职广信军。苏过、苏迟都死在任上。定州应以挖掘研究东坡文化为基础，深入收集、整理、研究苏氏家族与河北及其所作出的贡献。

此文曾以《定州雪浪淘千古》之名刊于《河北日报》2015年10月30日09版，现略作修改，权代前言。

谢 飞

第一章 雪浪石

雪浪石，自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发现并命名，流传九百二十多年，历经七个朝代的风风雨雨，为至今保存完好的华夏名石。雪浪石系苏轼一生赏石之杰作，也是中国赏石史上一颗罕见而璀璨的明珠。北宋元祐八年，五十八岁的苏轼于下半年除知定州，他的官衔全称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勤农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

苏轼出知定州是迫不得已的，是惩罚性的，是被一贬再贬的开端，也是苏轼宦海经营的最后一站。元祐更化中，旧党执政，与新党结怨越来越深。皆因政见的不同，苏轼受到新党和旧党政敌的双重夹击，首当其冲地处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苏轼为回避争斗，避免祸端，屡屡申请出知外州郡。元祐七年，苏轼从扬州任入朝后，马上再乞郡，第二次请求越州任职，未被朝廷准许。当定州命下达时，苏轼第三次要求改知越州，还是未被批准。此时，爱妻王闰之不幸离世，主持元祐更化的太皇太后高氏卒，已亲政的哲宗开始初露锋芒，新旧党内政敌跃跃欲试，政治灾难即将降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被逼无奈，苏轼只得怀着丧妻之痛，恐慌之情奔赴北国边陲。

苏轼于元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定州任所。十月末，他在州衙菜园里发现一怪石，其体形浑圆，黑石中富含白脉，如雪浪翻滚，名之曰雪浪石。苏轼将雪浪石移置于书房前，并将书房题名为雪浪斋。苏轼的好朋友、定州通判滕希靖赋《雪浪石》诗三首（诗已失），苏轼次其韵。之后，苏轼亲自到曲阳，定做汉白玉雪浪石盆，将雪浪石立在芙蓉盆中，激水其上，观赏水波粼粼，雪浪翻滚之美态。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辛酉日，苏轼又作《雪浪斋铭》，并将其铭刻于芙蓉盆口沿之上。雪浪石、雪浪石诗、雪浪斋铭很快在文坛中宣扬传播，使雪浪石名噪天下，文人墨客争相赋诗，艺林画师纷纷摹刻，成为宋朝赏石文化之盛事。

一 雪浪石

雪浪石是指由苏轼发现并命名之怪石真品，后人又称之为东坡雪浪石或前雪浪石，后者系乾隆皇帝亲笔御题。雪浪石体形浑圆，无棱角，表面光滑，经过河流适度搬运磨蚀而成，自然属性极为强烈，真乃造物天成。其石质为混合岩化片麻岩，因历经较强烈的变质作用，致使组成岩石的物质成分发生分异，形成以黑色为主，黑白相间的纹理结构。从雪浪石本身可见，黑色的基性物质占大宗，白色的酸性物质呈脉状分布，常作波纹状，形若荡起的白色水花，或似翻滚的雪浪。有时，白色的纹理还生成各种奇特造型，隐约可见有海兽在雪浪中出没（图一、图二）。

雪浪石保存完好，被放置于用汉白玉做成的石盆中。石高 77 厘米，下宽 77 厘米，厚 38 厘米，上宽 58 厘米，厚 26 厘米。雪浪石正面左上角镌刻“前雪浪石”四字，系乾隆皇帝亲笔御题。石盆汉白玉质，高 68 厘米，口径 130 厘米。石盆腹部饰莲花瓣纹两周，花瓣大小近等，因此常被文人骚客誉为芙蓉盆或玉井芙蓉。石盆下面为六角形石座，周边阴刻水波纹。在石盆口沿，镌刻有苏轼雪浪斋铭，即雪浪石盆铭（图三、图四、图五）。

苏轼得雪浪石后，将其安放在定州文庙后部书房之前，书房遂被称为雪浪斋。闲暇之余，苏轼常集幕僚及友人于雪浪斋前，围坐雪浪石周围谈天说地，诗酒其间。幽静之时，



图一 雪浪石



图二 雪浪石和雪浪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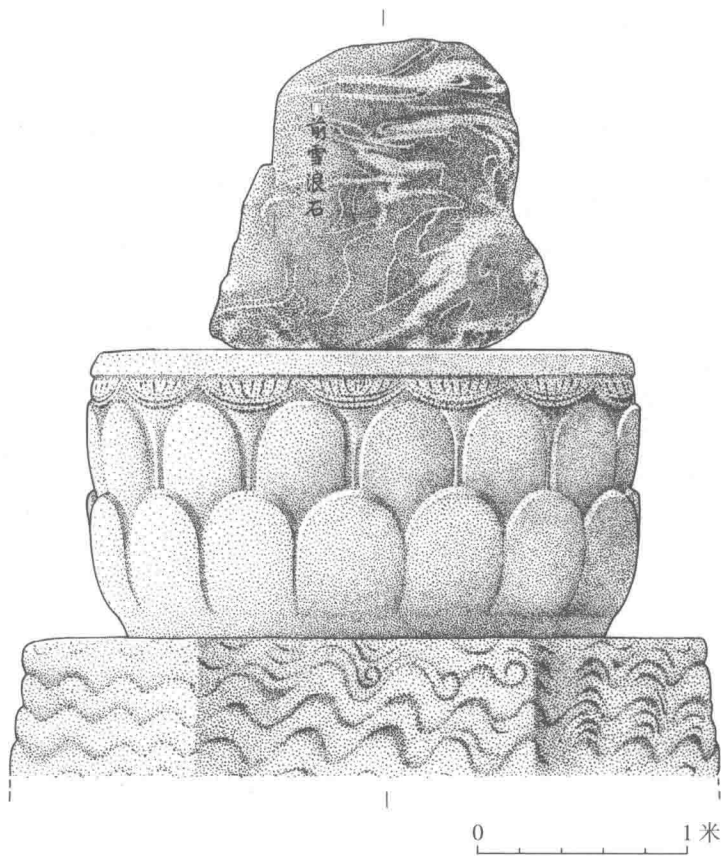
他不时凝神伫立或坐卧雪浪石前，激水其上，“把酒坐看珠跳盆”，欣赏雪浪纹理变换的奇妙美姿。政治恐惧，世态炎凉，前景昏暗，寂寞孤独，怀念妻子，思念家乡的悲愤之情盘旋胸中，此情此景，欲诉无望，欲说无能，真的处于“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与谁论”的境地。无奈，也只有“故国山水聊心存”了。

苏轼一生中所遭受最残酷的政治迫害降临了。绍圣元年四月十一日，皇命下，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两职，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要苏轼从大宋最北边陲赶往最南海疆，苏轼被贬谪流放就要开始了。四月十三日，苏轼再被降一品级，以左承议郎责知英州。半个多月后的闰四月三日，除命下达定州，苏轼按规矩进谢上表，谒诸庙，略作整理，于本月上旬离别定州，赶赴英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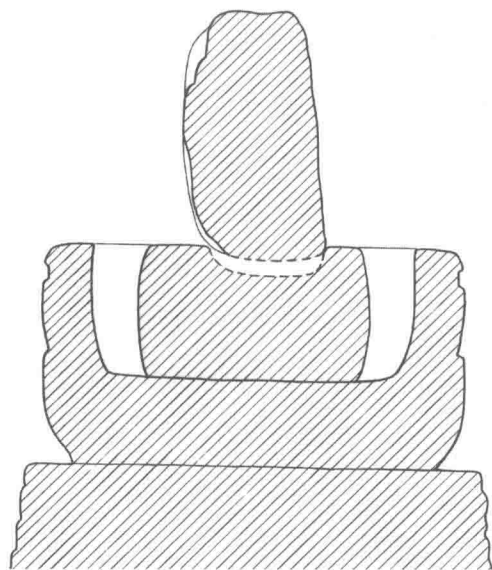
自定州开始，苏轼走上了一贬再贬，直至海外的谪居生活。留存定州的雪浪石，伴随着苏轼的贬谪，朝代的演替，文化的兴衰，变成时而文人贵胄汇聚，诗文沸扬，璀璨发光；时而清冷萧瑟，被人遗忘，甚至没人蒿莱。于是构成了一部有关雪浪石的兴衰史。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卒，徽宗立。离别定州七年之久，六十五岁的苏轼得以奉召北还。苏轼归还途中，不时出现其被重新起用而沸沸扬扬的传说。在苏轼遭受政治迫害的七年中，雪浪石也孤苦伶仃，无人问津。定州州守和文官达人，因怕受苏轼的影响遭受打击，均不敢对雪浪石再舞文弄墨，因此，雪浪石也就荒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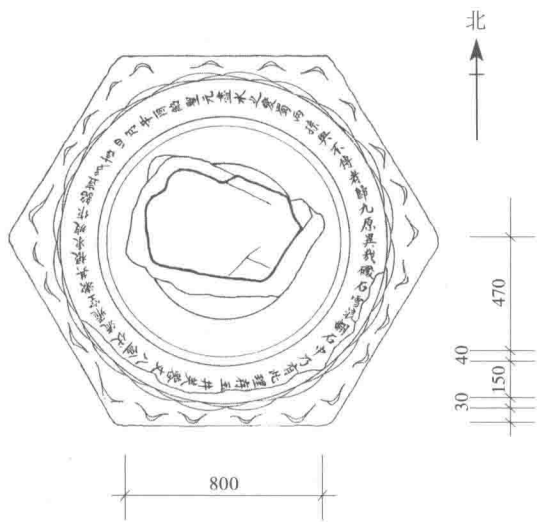
元符三年，苏轼密友张芸叟始知定州。张芸叟得到苏轼北还消息后，马上着手葺治雪



图三 雪浪石、盆正视图



图四 雪浪石、盆纵剖面图



图五 雪浪石、盆俯视图



图六 曲阳济渎岩苏轼浮休二字

浪斋，重新安置雪浪石盆。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张芸叟正打算作诗寄苏轼时，却收到苏轼与世长辞的噩耗，苦楚之中，张芸叟作《苏子瞻哀辞》，情亲意切地对苏轼和雪浪石作出评价，在他的心目中，苏轼即雪浪石，雪浪石即苏轼，浑然为一体。

苏轼离世二三十年后，元祐党人纷纷翻案，苏轼也得以昭雪。雪浪石仍以芙蓉盆盛之，立于定州文庙前。

金代与南宋南北对峙，时定州隶属金朝掌控。有关雪浪石的记载，在南宋文人中仅存寥寥数则。南宋的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十一有相关记载。

潘自牧所记述的水豆岩在曲阳县，时归定州管辖。水豆岩又称水窠岩或济渎岩，自然山水景观优美，为县域之名胜。在济渎岩山石之上，有金代所建漱玉亭，目前其柱洞可见。元代岩岸建有浮休寺，遗址尚存，岩石壁间留存有宋至明、清时期的题刻。济渎岩是清代曲阳八景之一，是历代文人雅客经常游玩光顾之地。金章宗曾光顾并留下诗咏，清乾隆皇帝也留有诗作。济渎岩的自然山水被赋予的文化内涵，皆由苏轼而起。苏轼守定州期间，多次到曲阳视察，曾经光临济渎岩，并作“浮休”二大字，刻于岩上，后人多仰慕而来。经考证，“浮休”二字确为苏轼墨迹（图六）。据潘自牧的文记，知雪浪石此时仍然在定州文庙，并立于芙蓉盆中，保存状况尚好。

南宋淳祐八年（1248年），郝经过定州，赋《题芙蓉盆》诗。在诗序中，郝经既记述了道士李师在中山衙署后堂废墟寻得苏轼的“雪堂图书”，还记录了他于是年九月五日亲眼目睹了雪浪石的风采及碑刻，并赋诗颂咏。这时，雪浪石和芙蓉盆完好，还在文庙原址。

元代相关雪浪石的记载仅见一则，来自《河朔访古记》。在访古记中，乃贤对此作了非常详细的记述。雪浪石承以丈八芙蓉盆内，盆口镌苏轼《雪浪石铭》，立于中山府学

讲堂前。在其西庑下有一石碑，镌刻雪浪石“图石之形，并刻其铭于右学中”。“又有唐王维画竹碑二通，一黑一白，世谓‘阴阳竹’也。”从这一记载可知，雪浪石不仅完好保存于文庙，还以雪浪石为中心营造了一个文化氛围，竖起王维阴阳竹刻石和雪浪石图刻碑。

明代关于雪浪石的记载在定州志及相关资料中列有几则。明万历八年（1580年），真定知县郭衢阶至定州，忽然在土中发现盆棱，挖掘出来为雪浪石盆。万历十五年（1587年），州守唐祥兴又找到雪浪石，高兴之余告知郭衢阶，并记事与斋壁。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六月，定州州博士韩上桂留有《仰苏亭赋（并序）》之作。从韩上桂文中可知，当年六月，太府周心濂自恒山循行至定州，和少府曹某造访雪浪亭，吟啸移时，命州博士韩上桂为之赋。当时，雪浪亭名气很大，是供后人观瞻之所。当年苏轼守定州时，“得石纹如雪浪，盆以蓄之，植槐其侧，在学舍东北偏。”他们是“挟烟霞之高趣，访雪浪之孤亭”的。由此可知，雪浪石、盆已经重新立于文庙东北部，并建起仰苏亭，即雪浪亭。文中，第一次提到苏轼植槐其侧，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东坡龙凤双槐。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定州守韩逢麻为迎接康熙皇帝驻跸，大兴土木，对众春园进行了全面修缮，还其旧貌。“旧有堂皇以对四民，轩楹以觞宾客，亭馆以适游憩，廊舍以课咏读，庖厨以处厮养。引泉为沼，叠土为阶，乌头赤角，银榜漆书，以表名园”。这次修缮，还新建了一些重要景观，新建韩苏祠合祀韩苏；新建雪浪斋，并移雪浪石、盆置斋前；构从舍八楹，以司典守；视堂殿尺寸加式廓；植花木，畜禽鱼，方塘曲榭，幽秀爽垲。最终，把众春园改造成皇家行宫。当年，清康熙皇帝西巡就驻跸于众春园。

自苏轼将雪浪石、芙蓉盆摆置在定州文庙雪浪斋前，历经宋、金、元、明四个朝代，一直没有迁移原址的记载。自清康熙四十一年始，才被搬迁于众春园，即皇家行宫之内，还新建了雪浪斋（后雪浪斋）。至此，雪浪斋、雪浪石定位于众春园。雪浪斋和雪浪石的迁入，不仅仅是为古朴典雅的众春园或皇家行宫增添了景致，更重要的是将定州的韩园（韩琦众春园）、苏石（苏轼雪浪石）合璧，大大提高了文化的内涵和品位。韩园苏石成为皇帝、官吏和文人墨客题咏颂扬的主题。其中，乾隆皇帝堪称咏痴，曾八叠苏轼雪浪石诗，四叠苏轼雪浪石铭和许多咏韩苏诗句。

定州众春园始建于北宋初年，由州守李昭亮创建。皇祐三年（1051年），韩琦在废弃的苑囿基址上“复完而兴之”，“总而名之曰众春园”，韩琦撰写的《众春园记》详细记载了众春园的复建过程。之后，众春园历经沧桑，而清康熙年间韩逢麻的大修使其再现了当年的风貌。民国时期，众春园苑囿遗迹尚存，现在几乎都被当代建筑所占据，只有雪

浪石、后雪浪石和雪浪亭还放置原位，被圈禁在定州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8640 部队医院的小天井内。幸运的是，当年乾隆皇帝钦定的前、后雪浪石基本格局尚存。

二 后雪浪石

后雪浪石由清乾隆帝考证并命名，实属一块自然剔透的太湖石，其造型奇特，美观大方，为石之上品。该石为石灰岩质，呈灰白色，形体硕大，正面略呈不规则箭镞形，上尖下溜，中下部最宽阔，石高 310 厘米，宽 162 厘米，厚 71 厘米。该石整体呈厚板状，乾隆皇帝有“中山一片石”之称。石体孔洞非常发育，婉转自然而四通八达，系由流水鬼斧神差雕琢而成。除题铭外，该石正面不见任何人工刻凿痕迹，石正面右上题“雪浪”二篆字，不知何人所为，左下镌刻“后雪浪石”四字，系乾隆御笔。后雪浪石也被安放于石盆之中，石盆汉白玉质，质地较差，色泽黑灰，石盆直径 190 厘米，盆底被土掩埋，不知其高。石盆腹部饰有芙蓉两层，芙蓉瓣下大上小，石盆口沿没有刻铭。后雪浪石与前雪浪石前后排列，并有假山环绕，前雪浪石在雪浪亭内，后雪浪石在雪浪亭外（图七、图八、图九）。

后雪浪石发现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赵州守李文耀在临城县掘得一太湖石，“掘土剔苔，沃之以水，而石之上宛露雪浪二篆题”。此石有“雪浪”题记，当为石名，石名应为雪浪石。定州有雪浪石，临城又出现了雪浪石，实为蹊跷之事。李文耀将此事报请直隶总督方观成，方观成深知乾隆皇帝非常喜爱并关注定州雪浪石，需谨慎处理，便奏请朝廷，建议移置苑囿以供。乾隆皇帝没有采纳总督意见，认为“东坡之石宜置之东坡之雪浪斋”。为此，乾隆皇帝经研究考证，认定临城发现的雪浪石“盖自康熙初年有临城令宋广业者，自定州移此石于彼，建亭凿池，诗酒其间，而有中山一片石之句”。于是，他命州官将该石运至定州众春园。乾隆皇帝还将定州原雪浪石题铭为前雪浪石，将来自临城者题铭为后雪浪石，两者都被盛以芙蓉盆内，前后放置。资料显示，现存的前、后雪浪石的陈设格局，是乾隆皇帝亲自设定的，至今未曾变动过，的确难能可贵。

三 金山寺大雪浪石

镇江金山寺始建于东晋，兴盛至今。北宋时期，苏轼多次登寺游览，礼佛会友。元丰七年，苏轼离别黄州途中，过金山寺，以玉带施佛印，佛印报以衲裙。时佛印为金山寺主持，苏轼曾赠予玉带，成为金山寺镇寺之宝。苏轼与金山寺渊源颇深，离世前数月自南海北归途中，还邀表弟程德孺和钱济明等在金山寺相会。雪浪石虽然系苏轼定州所为，因金